

据艾瑞咨询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

上级部门线索传递，结合日常工作发现，“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异常投诉信息。经初步调查发现，“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国家机关，采取恐吓、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顶着“创立7年，中国领先的信用卡账单管理工具”“互联网金融独角兽”光环，并已在港股上市的“51信用卡”，只是“暴力催收”监管风暴中波及的“催收江湖”中的一条“大鱼”。

另一条“大鱼”是自称“中国最大的拖欠信用卡应收账款催收服务提供商”的湖南永雄集团，该公司于2019年10月底尝试赴美上市，三周后撤回。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1月，湖南永雄集团的一名催收员肖某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肖某在供述中说：“在这个单位我就接触到了公民信息这个事情，公司内的员工都是靠买卖公民的信息来帮助顾客找到他们想找到的人。”

实际上，从2019年3月起，公安部围绕“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顿行动不断升级，与催收业务相关联的网贷平台、大数据爬虫公司等相关方纷纷迎来大规模的整肃，催收行业尤其成为重点整顿对象。

新浪黑猫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平台涉及网贷暴力催收的投诉事件达5565件。除“51信用卡”之外，捷信金融、锦程消费金融等持牌金融机构，趣分期、拉卡拉等知名金融服务平台，均被曝出催收相关投诉，有不少源自其外包的催收机构。

剩下的众多“小鱼小虾”该如何监管规范，恐怕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据艾瑞咨询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业内人士估计，另外还有至少1000家催收公司披着其他“马甲”存在。

实际上，催收本无错，而恰恰是贷后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一环，如果规范运行，能为保障金融安全做出有效贡献。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37万亿元。如果以这个规模的欠款作为发展基础，那催收行业的体量不可谓不大。

但就如同千千万万个“林勇”的遭遇证实的，催收公司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过于严重。对于什么是“暴力催收”的法律规定还不到位，官方监管还在完善过程中。

业内希望能先通过自律来保全整个行业的生存发展。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于2018年3月发布《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

行）》，要求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审慎选用外包机构；因外包管理不力，造成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从业机构应承担相应责任。

在一些催收机构之间制定的《中国消费信贷催收机构行业自律公约》中，也明确提出了24条行业操守自律，包括严禁使用暴力、恐吓、胁迫、骚扰、辱骂等行为，不得泄露债务人隐私信息等规定。

2019年3月，60余家催收公司决定筹备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希望推动行业统一经营范围、严格准入门槛、机构持牌经营、催收员持证上岗。

自律能否生效，还有待观察。但催收行业成立协会本身这件事，在当前的敏感时刻，也步履维艰。监管单位不批准新成立协会，也没有哪一个行业协会愿意接纳这样的二级协会。

林勇说，最开始从银行贷款的分期还款他还能应付；然而，几个月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这几笔贷款有逾期风险。“我没有办法，就去下载了一些中小网贷公司的App，借新债还旧债。”虽然这些平台每个能给的额度不高，只有几千元，但他发现到款特别容易，几乎只要填上身份证和银行卡等信息，不用任何信用资质审核，就能“秒到账”。于是，他深陷其中，接连在十几个网贷平台借款，现在被暴力催收“围猎”。

“现在想来，这些网贷平台简直是诱惑我的魔鬼。”林勇懊恼地说。而他提到的是，“暴力催收”无疑已成为“魔鬼的爪牙”，一日不除，贻害无穷。[4]